

序 二

· 王绍光 ·

近三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著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

“……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

显然，这个“北斗星学会”是由一批自以为“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组成的。宣言的结尾一句，更显示出锐不可挡的气势：

“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不久，我便打听到，“北斗星学会”的灵魂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两位学生，一位叫鲁礼安，一位叫冯天艾。从此，我开始留心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字一样超凡脱俗、振聋发聩。当时的主流造反组织正忙于在形成“大联合”、结合“革命干部”组织“革委会”的过程中争夺更多的权力，而鲁礼安、冯天艾和他们的同志却大谈，“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常备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新农村”、“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派性

斗争的一片喧嚣声中，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在理念上，我不能接受这些在我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但在感情上，我却十分钦佩鲁礼安和冯天艾的过人胆识和文采。

一九六八年夏，鲁礼安和冯天艾先后入狱。一九六九年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学会”和鲁礼安搞的另一组织“决派联络站”（全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以及鲁冯二人主持的刊物《扬子江评论》统称为“北决扬”，并把“北决扬”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和“武汉的五一六”。由此，“北决扬”的名声传到了武汉以外，成为全国著名的“新思潮”的流派之一。

一九八六年，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我开始回头研究文革。武汉的“北决扬”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潮”成为博士论文中三章的内容□1□。尽管，当时我化了近一年时间查阅武汉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美国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章报刊，但除了武汉的“北决扬”、长沙的“省无联”和广州的“李一哲”以外，我没能找到其它代表“新思潮”的文献。由于资料的缺乏，理清“新思潮”发展的脉络十分困难。我论文中对“新思潮”的讨论也因此显得比较单薄。因为这个原因，二年后，当我把论文修改成书时，便将关于“新思潮”的讨论忍痛完全删除了□2□。

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我应邀为一个文革研讨会提交一篇关于“新思潮”的文章。无独有偶，国内的几位文革专家也对“新思潮”表示极大的兴趣。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原始文件不足。北京的朋友向我要武汉“北决扬”的材料，我则向北京的朋友讨北京能找到的材料。而我们都无法接触到其它地方有关“新思潮”的文献。正在我们大为苦恼之时，“及时雨”出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宋永毅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编辑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资料集。依据宋先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我得以对“新思潮”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线索重新进行认定和梳理，而加深了自己对“新思潮”历史意义的认识□3□。我相信，凡是对文革，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尤其是对文革中的“新思潮”有兴趣的朋友，都会感谢宋永毅先生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编辑这样一本内容详实的原始资料集。

只有曾经花大力气试图收集此类材料的人，才能体会宋永毅先生的工作对文革史研究的贡献有多大。文革中的小报和传单有很强的地域性，一般只在本地流传，外地

很少能看到。因此，传到海外的文革小报主要来自北京（经由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和广东（经由港客）。其它地区的小报，在海外流传的总数也许不小，但极不完整、极不系统。在国内，文革后期，官方几次收缴文革小报，使藏在民间的小报遭到很大损失。各地图书馆虽然收藏有大量文革小报，但它们不对公众开放；即使是研究人员也要凭特殊介绍信和特殊关系才能有所接触。这几方面的限制，使得编辑这类资料集困难重重。只有宋永毅先生才能担此重任。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宋永毅先生当年就收藏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作为东亚图书馆员，他懂得如何在卷帙浩繁文革文献中发掘瑰宝；作为文革史研究的大力促进者，他的热情，他的真诚，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不少朋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收藏品，共襄此举。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能编出包含如此之多”海内孤本“资料集的人，除了宋永毅先生，别无他人。我也希望本书的读者，如果手中掌握未曾收集在此的文革异端思潮文献，能与宋先生联系，使此书再版时能不断充实。文革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文革研究只能算刚刚起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耕耘这片肥沃的园地吧！

1996年8月4日 美国新港

注 释

1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不过论文的中译本《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保留了关于“北决扬”的部分。

3 Shaoguang Wang, "The New Trends of Thought among Radical Group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 July 1996.